



龙人作品集 · 乱世英雄系列

乱世 猎人

龍人 著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七

乱世英雄系列

人 物 介 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诛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天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

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蛊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台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 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 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通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下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 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太后，蔡伤的初恋情入，后因与蔡伤私奔，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

用，导致蔡伤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第一章 哑剑黄海

归泰龙出现后，他的这句话使众人自心底升出了一股寒意，同时感到一种无形的杀机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可叔孙家平时对你也并不是很坏吧！”叔孙长虹的声音竟有些微微的软弱道。

归泰龙摊了摊手道：“叔孙家的确是与我并没有什么冤仇，但我却不能与你们为伍，我也并不想与叔孙家为敌，但你们不该去对付蔡公子，你们一向不是很傻，却为什么不去查清楚再下手呢？”

“我并没有杀死蔡风，你们用得着下这种狠手吗？”叔孙长虹身边的一名大汉气愤地道。

“但蔡公子却是因为你们而死，所以你们难逃其责，那酒店中的杀手也没有一个人道过责罚，所以你们只好认命了。”归泰龙声音也变得有些冷漠地道。

“蔡风死了？”叔孙长虹惊讶地问道。

“着没死，也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但他却是因为你

们所逼，才会这么年轻便死去！”长生冷冷地微带悲伤地道。

“我不信，以他的武功，天下又有几个人能够胜过他？”叔孙长虹眼中闪出惊疑不定的光芒道。

“你说得不错，但杀的人是他自己，而逼他自杀的人却极多，这一切你并不必知道得很详细。”长生有些黯然地道。

“我也说一遍，没有参加围截蔡公子的人并不必死，你们可以让到一边，我们所要的只是逼蔡公子人的脑袋。”归泰龙淡漠地道。

“杀！”叔孙长虹一声暴吼，他知道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死可能成为现实，但他绝对不甘心，他并不想死，哪怕仍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他仍不想死，所以他便狂喊着冲了出去。

△ △ △

△ △ △

△ △ △

风依然有些寒，阳光虽然仍是那般灿烂，却似乎是蒙上了一层纱的美梦。

蔡风禁不住伸了个懒腰，坐直身子放下手中的笔扭头望了正在一旁忙碌着的凌能丽一眼，吁了口气，关心

地问道：“累不累？”

凌能丽扭过头嫣然一笑道：“都已经习惯了，哪里知道累不累，比起你那什么站桩可就轻松多了。”旋即神色一改，转了下眸子，突然问道：“是不是你故意找个借口来折磨我？我都站了一个月的桩也没发现什么好处。”

蔡风不由得哑然失笑，道：“我都站了四年的桩呀，小姐，你才站这么长时间的桩便会怀疑这之中的功效，真是太不信任我了吧，那我教你的呼吸之法可有用处？”

凌能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个似乎有些效，感觉到精神舒畅了很多，也似更灵活了一些。”

蔡风得意地笑了笑：“这不就是效果好处？你刚开始站桩的时候，只站那么一会儿便叫苦不迭，可现在随随便便一站都可有大半个时辰毫不动摇，这难道不是效果？这还是遇到我这个名师指点，否则别人便是练上一年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你少盖了，这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哪像你说的，占那么多功劳！”凌能丽不服气地笑道。

“真是不得了，才学一个多月，便不承认师父了，真是叫我好生气，也好生伤心！”蔡风装作感叹地

道。

“谁要你做我师父了！”凌能丽俏脸微微一红，娇嗔道。

蔡风不由得心头一热，冲口道：“那你要我做你什么？”

凌能丽更是俏脸飞霞，不由得嗔骂道：“你这死家伙，竟敢戏弄我，看我不摘下你的耳朵做药引子。”说着放下手中的药材便向蔡风奔来。

蔡风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喊投降，耳朵已被揪了起来，不禁痛得一声惨叫。

“你还敢不敢欺负我？”凌能丽得意地望着蔡风装作凶狠地问道。

蔡风头不由得倒在桌子上，苦着脸道：“我的姑奶奶，哪一次不是你欺负我，我哪里敢欺负你呀！真是贼喊捉贼，大大地冤枉好人。”

“什么，谁是贼了？你给我说清楚！”凌能丽不由得好笑。

“我是贼，我是贼好了，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再这么用力，恐怕又要浪费药材了。”蔡风一脸苦相道。

凌能丽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道：“我又没用力，又没揪，只是这么轻轻一捏有这么严重吗？”

蔡风把头一歪，摆脱凌能丽的手，笑道：“原来你真的只是这么轻轻的捏着，我还以为耳朵已经没了呢，把我吓了一跳。”

凌能丽不禁掩口笑了起来，似骂非骂道：“你装模作样的本领倒也真高明。”

“你的动作也太快了，把我教的本领全部都用来教真功夫，要不然，真来揪下我的耳朵，就麻烦了。”蔡风摸了一下耳朵，望了凌能丽一眼自语道。

“有你这么小气吗？揪你耳朵是看得起你，真不识抬举，本姑娘怎不去揪别人耳朵！”凌能丽嘴一挑狡黠地笑道。

“因为你打不过别人嘛！”蔡风不忘逗上一句。

“好了，算是我不对，大不了，你也揪住我的耳朵，我求饶好了。”凌能丽像个犯了错的小孩子温声软语道。

蔡风一呆，望了她一眼，不禁笑道：“我真的揪了！”

“我不是叫你揪吗？”

“我可不是说着玩的哦！”蔡风毫不客气地便要伸手去揪。

“能丽，能丽……”一阵急促的呼喊声传了进来，

只吓了蔡风一大跳，凌能丽扭头狠狠地白了蔡风一眼，才大步向外走了去，应了声。

“鸿雁被大虫伤了，快拿上血药……”那人气喘吁吁地道。

“啊，伤得这么厉害，那他们呢？”凌能丽急忙抢进屋，扶着正在呻吟的杨鸿雁平躺在炕上，问道。

“他们去道那大虫了，也不知进现在怎样了。”那扶着杨鸿雁回来的汉子气喘吁吁地道。

蔡风忙倒了杯热茶，端了过去道：“吉龙兄先喝杯茶暖和一下再讲吧！”

那汉子友善地望了蔡风一眼，伸手接过茶杯，一口灌了下去，然后将茶杯重重地放在蔡风的手中。

蔡风并不介意，因为他明白这些年轻人的心理，便像像开始就对叔孙长虹没有好印象一般，谁也不会放开嫉妒。不可否认，蔡风已经没有过多地再想元叶媚了，而在梦中出现次数多的却是凌能丽，他只觉得这段日子是最开心的日子，嬉笑怒骂，无拘无忌，没有身份的芥蒂，没有世俗的标准，也不会有任何猜疑，一切都是那么纯真，那么自然，他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不可否认地感觉到凌能丽对他的眼光已有所改变，那是对其他人没有的光芒，所以他并不会介意任何人的

嫉妒。

蔡风轻轻地将茶杯放回几上，缓步来到炕边的杨鸿雁的身边，望着满身爪痕、仍在流血的身体，肩头一大块肌肉被撕去了，望了望蔡风，竟忍住不再呻吟。

蔡风心中暗叹，他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的确是不该出现的一个，使那些本暗暗地爱着凌能丽的男人们感到了很严重的威胁，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得起蔡风，但他们的眼睛却是雪亮的，自然着出了凌能丽对蔡风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们更明白蔡风会做出连情敌都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蔡风会写一手好字，会钓鱼，而且比他们更会哄女孩子开心，这的确成了他们最大的威胁。本来村中各年轻人相且敌视，在这一刻竟变成只对蔡风一个人的敌视，虽然老一辈人很欣赏蔡风，村中的妇人们也无不欣赏蔡风，甚至很多妇人想托凌能丽要向蔡风学烧菜，凌跃第一个鼓励老婆来学烧菜，他的确是吃了蔡风烧的菜后，怎么也吃不惯自己老婆做的菜，而村中的一些老猎户们也经常借故到凌伯这里来吃饭，自己带着酒来，便是想尝蔡风做的菜，有凌跃开头，叫老婆来学艺，自然有第二人、第三人，因此村中那些有家室的汉子倒对蔡风极好，因为蔡风并没将手艺珍藏起来，这一个月来，让很多妇人满心的欢喜，而那些年轻人却更

是嫉妒，只不过碍着凌伯和凌能丽的面子不好发作而已，但背地里却将蔡风恨之入骨，这一点蔡风自然知道。

蔡风向来是不拘小结，更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做事一向都是我行我素，哪会在意这些山里的猎人怎么看。

凌伯也极与蔡风投缘，蔡风知道凌伯只是一位隐者，而且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与村中的很多人所谈的极少，但蔡风却受蔡伤的影响，从小读书甚多，更加之聪明好学，天南海北都能够谈一些，而且又出去奔过一回，眼界也大开，哪是这从未走出大山的人能比的，因此，凌伯与蔡风谈得极为投缘，而蔡风近两个月来对凌伯所藏的医经《会匮药方》、《肘后方》都有所研读，更加为凌伯抄书，对医道也微有深入，加之又想学些医术，所问的话题有很多关于医道的常识，凌伯更是大起好感，因为居然有人如此向往他的专长，他自然高兴，甚至深感后继有人，因此对蔡风极为看好。

蔡风本来伤势极重，病又特别重，但在蔡风内腑归位之后，伤势好转得出奇地快，竟大大地超过了凌伯的想象，他自然不明白蔡风以“无相神功”疗伤比他用药物接断脉更有效，只是因胸口那几条经脉被破六韩拔陵刀气所伤，接脉极难而已，不过蔡风的体力基本上已经

恢复了七成，这比凌伯想象的自然恢多了，大概只需再过十几天便能够完全康复。

蔡风心中却想永远也不要完全康复，那样便得很快离开这个村子，对他来说，他的确不愿意这么早便离开凌能丽，他甚至有一直长住在这个小村庄的念头，他不怕谁嫉妒，连破六韩拔陵他都不怕，连叔孙家族他都不怕，连千军万马他都不怕，那些高手们他都不放在眼里，又岂会在乎这一群人的嫉妒？所以，面对着杨鸿雁的倔强，他只是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

△△△

△△△

冉长江与叔孙长虹竟是同一个心思，身形竟比那射至的箭更恢，迅速地落入那本来埋有暗箭的坑中，然后迅速开弓连击。

那一群人大部分都是叔孙家的精华，无论在什么时候，背叛叔孙家的行动都不可能实施，所以他们也一样是立刻以劲箭还击，他们的确是一群了不起的好手，他们的箭法极准，他们的身法也极为灵便，虽然他们是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之中，伤亡的人数仍比归泰龙手下少。

归泰龙的手下只不过是一群山贼，而叔孙长虹的手

下却是一群极为厉害的高手，这个比例自然是极难平衡的。

但归泰龙对自己的手下仍极为满意，几轮劲箭的疾攻之下，五十名好手所剩的只不过还有二十多位仍有战斗力，没有受伤的却更少之又少，不过，归泰龙手下却损失了五六十人，五六十人之中有十几人死去，那是冉长江和叔孙长虹的功劳。

在几轮乱箭之下却仍有十几人可以闪躲，这一批人也的确是硬手，只不过归泰龙已经下令停止射击，那些人全都抽身撤了开去。

而在归泰龙的身后却出现了几个人，最碍眼的却是一位拖着虎皮披风的汉子，一脸的冷漠，并不能够掩饰由骨子里透出的霸气和傲气，给人的感觉更多的却是沧桑。

冉长江和叔孙长虹远远地便感觉到了一阵极阴寒的杀气逼了过来，你是空气中流动的风，那般真实而又有感觉，但却傲是来自心底，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那十几名已负伤累累的好手也似感觉到了那逼人的杀气和战意。

那虎皮披风所罩住的汉子，便像是来自地狱的战神，给人一种异样的冰寒。

“老爷子你要亲自动手吗？”归泰龙极为恭敬地询问道。

那虎皮披风罩住的汉子目光中射出一缕淡漠的幽然，却并没有说话，只是大步向冉长江跨来。

步子极缓，但却极有节奏，每一下便若锤在冉长江与叔孙长虹的心上，那种可怕揪心的感官使冉长江与叔孙长虹想大声呼叫，于是他们只好从那坑中跃出，跃出之后那种感觉只由地底传来而不是由四面八方涌至，稍稍要舒服一些。

归泰龙与长生诸人跟在那虎皮披风罩住的汉子身后，神情之中多的是一丝嘲弄与怜悯。

叔孙长虹受不住那种锤心的压力，大吼一声，弦上的箭便像流星赶月一般射向那虎皮披风罩住的汉子，冉长江也极为配合，因为他知道对手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对头，不若来个先下手为强，以两箭同发，不怕你不伤上一点，他对自己的力道极为自信，他可以用手中的箭将箭靶射得粉碎，而这么近的距离便不相信你可以躲得过。

但像还是失望了，他太小看别人了，他看见那两支箭以他肉眼极限的速度刺至那汉子两尺远时，他们的心便像是泡在蜜中一般舒爽，可是他喜悦和欢呼表露出来